

## 舊絲路與新生活

中文是一種特殊的奇妙文字，每個字有其獨立的音義；因為所有字音沒有那麼多，而產生了同音字。某些華人，喜歡望文生義之外，還聞音生義，以至陷入迷信的地步。特別是有些群體，因為他們的方言中“八”的音近於“發”，所以連車牌號碼，門牌號碼，以至電話號碼，力求以得“8”為佳，惟發是視。英語地區的人民，對於華人的“發”狂，莫名其妙；不過他們喜歡“4”，理由是與“Four”跟“For”同音，有利於記憶。這樣就可以各取所需，各得其所。不過，也有洋人學到這穴道，就把“888”當作奇貨，不肯輕易脫手。

其實，這種無意義的延伸聯想，說來近於迷信，原不值得着意。生來就走向死，發財與否，也是相對的。就如多年來冷落的絲路(Silk Road)，在歷史上確實曾經繁榮過；可惜由於部落意識作祟，小圈子，小算盤，自私短視，爭權逐利的思想，叫人的良知泯沒，把長遠的一條好路，斷為許多死點。正如一條源遠流長的浩浩江河，如果把它圍成自己的小水潭，以為自己可以保持為私有，一時固然得意，不久一泓淺水，各別乾涸，由私致死。和的先存條件就是不同，才需要結合。可喜的是如今人群的和平易識，又漸覺醒，在共存共榮的善意下，死的東西又活起來。

今天的明智者倡議“一帶一路”(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)，就是再建立在陸地與海洋絲路的基礎上。這是商貿與和平交睦的道路，不是爭戰征伐的路。在東西交通史上，跨越沙漠與山嶺的交流互通，遠自漢代以前；不僅是貨財交易，也有宗教文化交替。東漢明帝八年(A. D. 65)，因皇帝夢見金人，遣蔡愔等踏着這條路，往西域求佛法；也有教會史家以為是基督的傳聞所致，不過到明帝十年，是偕番僧回到中土。以後絲路貿易東自長安，輾轉西達大秦(羅馬)；長安的東市西市，甚為繁盛，據說：我們今天稱物品為“東西”自茲開始。洎後到唐貞觀九年(A. D. 635)，阿羅本齋景教經典至長安(即聶斯託留教是基督教異支)，太宗遣宰相房玄齡郊迎。以後景教在皇室支持下，一度繁衍；並且在平定安史之亂中，作出積極貢獻。惟因不注重文字宣教，未能植根昌茂。海上的中西貿易，約在三國時期起始。到明永樂三年(A. D. 1405)，成祖朱棣遣“三保太監”鄭和(原名馬三保，賜姓鄭)出使西洋，率寶艘二百餘，官卒二萬多人，是人類首次見到這樣多的巨艦，出現在海洋上。他一生前後七次浮海遠航，達到南洋，印度，非洲，及波斯等三十餘國；最後一次在明宣宗宣德八年(A. D. 1433)；其啓航時間比哥倫布的越大西洋航行(1492年)，更早了近一個世紀，規模則逾百倍。鄭和為回(穆斯林)教徒，嫺習航海，也是穆斯林人轉傳源自希臘的知識，帶來文藝復興。可見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關係。

現代重新發起的新“一帶一路”，且具有和平互利的遠景，而又提供基本建設銀行的資金，以實現更光明美好的舊夢。智慧的領袖和卓越的科技，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先導，歐亞各國紛紛起而景從；不幾年時間，現代新的大道，從古老中國的東海岸，達到歐洲陸地的極限；物流源源不斷，只需要兩周的時間，由製造者達到消費者，是多少人的福利！這更加

證明：“今世之子，在世事之上，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”（路一六：8）可他們勞力的結果如何？許多是難獲取今世的滿足，更無從言永生的盼望。

記得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前後，中國北方有基督徒發起“福音迴耶路撒冷”，他們很熱心，特別着意那個“迴”，解釋為福音西傳歐洲，還要再傳到其原發地，耶穌基督就會再來。有些信徒背起行囊，憑信心踏上西行的荒涼艱苦道路。他們原知道，這是一條困難的路，或說是福音道路上艱難的一節；因為那段是回教（穆斯林教）的一段，土地堅硬，播種不易，但也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。他們不是西行取經，而是西行送光。這男女送光隊伍中，有于三師娘，就是于中一和力工兄弟的母親，那時她應該不年輕了，但仍不讓鬚眉，毅然前征；可惜只徒步走到新疆地界，就因疾離世歸主。其他有同樣異象的人，脚步可能踏到更遠的地方。這福音運動雖沒有聖經明文的教會行進神學理論，卻在十七世紀英國詩人赫伯特（George Herbert, 1593-1633）“戰鬥的教會”（The Church Militant）詩中有描述。無論如何，世人的需要仍然一樣，主揀選祂所揀選的使者，“到他們那裏去，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神，又因信主，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。”（徒二六：18）

天上的時鐘從不失誤。

現在，主的時候更近成熟了。舉日向新生的絲綢之路觀看！陸路的馬嘶和駝鈴，代替以鐵路迤邐萬里，貨流暢通；海上軸艙相接，檣帆蔽日的景象，成為今天伏波城關的貨櫃巨輪。從前不過是人類的夢想，現在張開眼睛，可見東西交通商貿發達，文化交流，已經成為可喜的事實！

二十個世紀前，偉大的旅行佈道家使徒保羅，憑徒步和乘搭小木船，經歷許多困苦，冒險犯難，深海船滄三次之外（林後一一：25, 26），陸路的艱險更隨處是；但他“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，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... 在這裏再沒有地方，而且這好幾年，我切心想望到士班雅去的時候，可以到你們那裏。”（羅一五：19-23）其傳播福音的旅程，跨越歐亞兩洲，“以利哩古”是捷克斯拉夫地方；並且企圖往“士班雅”，今稱西班牙，是當時所知陸地的邊極。他想望好幾年的旅程，現代人不難朝發夕至。

雨降春綠，鳥鳴催農夫播種；潮升風動，濤聲撼漁人啓錨。難道你不知道現今的機會嗎？如果有聖靈的感動，環境的安排，教會的差遣，希望你不要失落宣道飛揚的翅膀，續寫使徒未完成的史詩；更重要的，也是每人都可以作的：我們浸沐在神溫暖的恩典陽光下，不要忘記奉主的名外出的福音使者，用禱告托住他們的脚步，用財物支持他們下垂的臂膀，拓展神國度的疆域，直到榮耀的主降臨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